



兄弟的花果梦

□ 曹海子

兄弟举着手机漫步在他开垦出来的荒地上。

他手机的镜头里，门前荒地上是他新栽的玫瑰、月季、山茶；在他屋后稍大的荒地，种有桃树、李树、柚树、金橘树、荔枝树；而他的房屋两侧，分别栽着几棵含苞着的玉兰。镜头里，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仿佛自己家已经被花果包围了，因此满脸温暖的阳光。这阳光在滚子坪深山的冬日里，把整个大山照出了春天的模样。

——这是三年前春节假期的时候，兄弟给我的视频，他是个哑巴。

我知道，他在城里工作这么多年，见识了城市里花果飘香的公园。同时又一直住在秋有果实、四季有花开的小区里。出门时，道路绿植带里，四季都有让人眼睛发亮的花朵。因此，在他家新修了房屋后，就一直想要在他新修的房屋周围，建一个“花果园”，花果飘香。

兄弟固执地认为，在滚子坪山上，凡是土地厚的地方，只要肯劳作，就一定能栽种出他所喜的花果。而且这些花果一定会按照他的愿望，开出自己喜欢的、好看的花，结出自己爱吃的水果。

兄弟与我视频以后，他的妈妈抢过他的手机，在视频里给我说：“你劝你哑巴兄弟，叫他不要再买滚子坪栽不活的来栽了，我们在滚子坪生活几十年了，什么果树花草没栽种过，不适合这个高山的，一场寒冻就都得死。”兄弟看他母亲给我“告状”，立即从他母亲手里拿过手机。他阳光灿烂的脸，一下就天昏云暗，仿佛一场大雪随时要降下来。

兄弟没有进过聋哑学校，不识字。但他能歪歪扭扭的写他的名字。我喜欢看他签名的模样。他那一笔一画的书写，像是倾注了他全部生命的力量，没有半点马虎，只有一身的专注与庄重。由于不识字，与他的交流也只能用简单的手势比画。他要建造他的花果园的时候，曾来找过我。我将手举过头顶，告诉他的家海拔太高，很多花或果树不适合栽种。然后又将双手做枕，脑袋往枕上一靠，闭了双眼，身体做僵硬状——告诉他不适应高海拔气候的花果在滚子坪山里会死掉。他看着我的比画，笑着摇头。他告诉我，在他家的半山腰，有几户农家就种有城市公园里种着的一切花果……

我几度懊恼教会了他在手机上网上购物。他在他房前屋后栽种的花草，都是他从网上购买的。

这年“五一”节的时候，兄弟邀请我去他家的山林里挖竹笋尝鲜。我看到他过年时栽种的玫瑰、月季正在盛开。嫁接过的金橘、山茶也在开花。花香被山里的阳光暖着，像沟里传来的叮咚叮咚的山泉声，隐秘而清亮，让人如听天籁。而其他如栽种的白玉兰等不适应这山里气候的，早变成了枯枝，被重生出来疯长着的荻芦、水竹和蕨草掩盖住了。

兄弟的爸爸对我说：“活下来的，我都按他的要求除草施肥了。不能活的，就让它们掩埋在荒草里，难得给他打整。他若想要再栽，他各人去折腾，我们也劝不住他。本来屋后那地栽板栗是很好的，向阳。可是他说他不喜欢吃板栗，板栗花不好看，还不香。哎，这个不听话的犟牛儿……”

我给兄弟比画：“怎么样嘛，是不是不适应山里环境的树苗会死掉嘛？”

兄弟指指正在开花生长的，给我比画：“买到不良商家的了，你看那些开花发芽的，不是长得很好？”然后为了印证他的观点，又继续给我比画：“那柚树苗，买来的时候就没有多少根，没根，怎么养得活？”

吃过午饭，兄弟拿了锄头、砍刀又去开垦他他心里想要的花果园。他给我比画：“把那些杂草砍掉，再翻土把它们压住，秋天的时候，再买些花果树苗栽种上，我不信半山腰的都能种，我们山上就不能种。”我无奈地看着他。心里只能想：“兄弟，你撞撞南墙也好，这样至少多一些见识。”

兄弟始终没有把他想要的花果园建完美。他的花果园里，依旧只有月季、玫瑰、金橘和山茶。到了开花的季节，在阳光里把大山这个极小的角落香艳着。

去年冬天一个早上，我到工厂的时候，看到公司的花圃边，一溜地摆着几个花盆。花盆里有苹果苗、柚树苗、荔枝苗、龙眼苗……门卫告诉我，这是兄弟昨晚下班从他住处搬来的。兄弟说他本来想搬到小区的花圃里去，他要让这些树苗多淋雨多经历风寒，这样的树苗以后到了山上成活率才高。但他怕他上班的时候，这些树苗被小区的人给他搬走了。所以他搬到工厂来，工厂有我看着，就不会丢失。

门卫还告诉我说：“这是兄弟买来吃了的水果留下的种子，他在寝室里育的种。”说完，脸上一副不解的表情：“这些果树苗，他那个山里能栽活？”

我心里嘀咕，这个兄弟，固执地认为从网上购买的大棚温室种植的带着花苞的花果苗不抗冻，经不起风霜。所以栽种在自己的花果园里，才不能成活。因此开始利用自己吃过的水果种子来育苗。哎，以后他会不会还要学嫁接树苗的技术活呢？

在往办公室的路上我不得不想，这哑巴兄弟一直都在梦里，梦里他想要的那个花果园，花果飘香。这梦，一直不让他醒来。或许等他梦中醒来的时候，他的花果园，一定有别样的风光。就像进滚子坪山里的盘山公路两边人工种植的格桑花，一到秋天，沿着公路两边一朵朵地盛开着，开满了希望与美好。

谁知道呢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

打拐枣

□ 朱孝才

立冬一过，低山一带的拐枣就可以开打了。

从低山到高山，一季拐枣能打到腊月间。

拐枣树是杂树，很少见直溜挺拔、高大大的，大都长得歪歪扭扭。换作寻常杂树，一般都让山里人给砍了。就算能当柴烧，皂角树也比它强，所以蓄着，就因为它能结拐枣。

拐枣很像无花果，果子总在不经意间就从树枝杈梢里长了出来，歪歪扭扭似千似丫，竹节虫一般。一串串小枣核一般的果粒儿从浅绿到浅黄最后变成浅浅的棕红色，淡淡的果香在不算繁茂的枝叶间弥漫开来，蜜蜂、果蝇嗡嗡嘤嘤，鸟儿、松鼠飞来跳去的，拐枣就熟了。不认识拐枣的城里人，很难把拐枣和枝丫分得开，毕竟它长得弯弯拐拐、七齿八牙的，如果不说它能吃，没人会相信它不是柴呀、棍儿啥的。拐枣拐枣，似拐似枣，这名称却是恰如其分，也好记。

这几年气候变暖，山里很多野果树，像野柿子、山梨、木瓜这些渐渐都绝了迹，或是向更高、更远的山里迁徙。拐枣也不例外。像我住的这山村，往年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总能见到的拐枣树，这几年只有在后山脚下还有十来棵了。虽然年年还在挂果，产量却是减了三四成。长在低处的果树，大都枯死了。没枯死的也变了，光长枝干不结果。

拐枣皮薄肉厚香甜甜，是山里娃娃女人家的零嘴儿，更是男人泡酒绝无仅有的恩物，男女老少真正的心头好。这下金贵了，更是爱惜得不行。

收获季还没到，拐枣树的主家便开始悄悄准备打拐枣的工具。过去果子多，大张旗鼓地打，大大方方送人都不算啥。现在，树少了，果子少了，送一个不送一个得罪人，只有先打下来，看人情说话了。

打拐枣的工具是竹竿。楠竹、毛竹还不行，必得老斑竹才好。老斑竹竿儿细长，粗只有一握，趁手。齐根砍了，竹梢拇指粗细处断巅，别去枝叶，一根打拐枣的工具就成了。这样的竹竿足有四五米长，

加了竹梯，再高的树丫也能够着。竹竿实，杆儿的尖端儿却是弹簧一样的软。这样的杆儿伸到拐枣树的枝丫间，够到拐枣的细枝下，轻轻一抖一弹，拐枣就从枝干上给剥离开，簌簌地往地下掉落了。这是现在的打法，轻举轻打小心翼翼就怕伤了果子。过去呢？只管挥起竹竿照着树梢噼里啪啦一阵击打，枝叶横飞间，拐枣就抖落一地。树下等着的人通常是娃娃、女人家，只管挑好的、完整的拐枣往背筐里、提篮里放就行。一个“打”字，最能说清当年拐枣的丰足了。

拐枣成熟的季节刚好是油桐下树，打拐枣的杆子还可以用作打“桐子”。常常见男人们猴儿一样呼呼爬到树冠顶层，晃悠悠地挥舞竹竿使劲打，看着都带劲儿，一天下来没叫一声累，那一定是喝了一盅、半碗头年泡的拐枣酒的。山里人不懂养生也稀罕钱，别说海马、鹿茸、人参，就是枸杞、大枣这些大路货也是舍不得买的。要泡酒首选的就数拐枣，奢侈点的也就丢点黄精，山里人管它叫“老虎姜”，也是山里寻常物，随手能采得着的。酒是村里酒坊自酿的高粱、包谷或是谷子酒，浓烈醇厚，价位只在一二十块一斤。村里妇人平日里和男人说话总是冲，夹枪带棍没一个好字，烟钱酒钱卡得都紧。但到了拐枣成熟的时节，她们倒是一个比一个舍得了。常常见女人提着塑料桶整桶整桶打了白酒往玻璃坛子瓦罐里倒，里面垫着一多半洗得干干净净、搽中截子摘的上好的拐枣。拐枣糖分高，皮儿薄易渗透，不出三俩月，清清爽爽的白酒成了金灿灿的黄浆，拐枣酒就可以喝了。这时候正是数九寒冬，年节也到了，正是喝酒的好时节。

酒是拐枣最好的搭配。山里住久了，学着山里人泡酒、喝酒，我就想，没有一种野果能像拐枣这样天南地北的单单成就了一个用处，以至于提起拐枣人人嘴里蹦出的第一个词组就是拐枣酒。这么说来，倒不知是酒成就了拐枣长长的念想，还是拐枣成就了酒的名头呢？

不好纠结。看一树拐枣，只管打、只管泡、只管喝就好了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萍水相逢(外一首)

□ 陈进

初逢山苑
青桂熏香，俯仰幽意
婉转情歌一曲。烟野如醉
凭栏谑笑声浪宽
秋波不渡

二
再坐当年亭下椅
风景似如故
临水登山处，叙话
若有若无
回眸时
日坠云霞西下
淡淡疏影瘦去
不留痕

念奴娇

宋朝的风
和我擦肩而过
回眸

我已伫立成词
一阙来自大宋的念奴娇
盛山之上，犹记得，
相逢笑低眉语
请君听我酒后吟
亦可谱成小曲
你欢乐时听一听
悲伤时听一听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）